



王长江 著

政党的危机

—— 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

改革出版社

93967

D564
14

政党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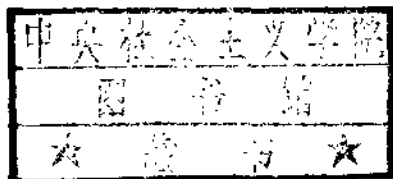
——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

王长江 著

D132/23



200359600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王长江著.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9

ISBN 7-80072-898-6

I. 政… II. 王… III. 国外-政党-活动-研究 N. 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001 号

政党的危机

——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

王长江 著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9 月 第 1 版 199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7.375 印张 186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7-80072-898-6/D·124

定价:10.00 元

序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教授 杨春贵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党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普遍性的政治现象。有人根据这一点,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政党政治的时代,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在世界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在着重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拓宽视野,对世界各种类型的政党进行研究、比较,借鉴其经验和教训,是有必要的。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党校设立了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这门学科,并把它作为深化党建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就是我校青年学者王长江同志为把党建研究拓展到世界政党比较领域所作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本专著,连同作者前两年撰写的另一部著作《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起,开拓性地探讨了政党比较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富有启发性地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反映了该同志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成果。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探索,对于世界政党比较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实践表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视通过比较来借鉴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捷

径。那么,党的建设方面能不能比较?我想也是可以比较的。需要强调的只是,这个比较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具体说来,要把握好两点:第一,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比较、借鉴应当有利于更好地坚持、而不是淡化党的这一性质;第二,通过比较、借鉴得出的结论,应当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党的建设。作者在这本书里涉及的是除中国党以外的各国党,讲的是这些党的“危机”,但很显然,作者是想通过对这些党的活动的分析,探求政党和政党体制运作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思考如何搞好我们党的建设,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指出的是,分析国外政党“危机”的根源,首先必须研究其阶级基础、这些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这些政党与其阶级之间的具体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一个政党机制运作的问题。

由于作者探索的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书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作者表述的观点,有的可能不够全面,某些提法在我看来也还值得商榷。但是,既然是探索,这些当都在允许之列。我相信,作者在本书的基础上,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会有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作者的探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996年8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前 言

近年来从世界各国政治中频频爆出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有政党这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是为什么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其实，各国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政党的问题，是与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不良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东欧的剧变，非洲国家的多党制进程，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地震”，折射出的是这些国家原有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危机。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政党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前景如何？

本书正是从考察政党所面临或曾经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挑战着手，力图说明：政党危机不是发生在某一类或某几类政党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普遍现象。政党本身就是克服各种危机和挑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政党今天遇到的危机不过是传统政党在许多方面与当今社会政治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它表明政党政治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政党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必须而且应当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而改变自己，以便与这一进程相适应。政党的危机，对政党政治来说同时也是一种机遇；把握这种机遇，将会推动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研究政党发生危机的种种原因，揭示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

规律,探讨推进政党政治的各种可能性,为我国政党政治的完善和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然而,这又是一个崭新的、有相当难度的课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政党政治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较弱。现有的关于政党政治的著作,不是只和某类政党的个案研究相联系,就是只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各国政治的宏观研究中。无论对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来说,还是对于应当作为专门学科的政党政治学来说,这显然都是很不够的。基于这一点,本书可以看作是为系统的政党比较研究所作的一个初步尝试。相信这种尝试会对政党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确立起有益的促进作用。

全书根据对政党所遇危机和挑战的分类共设六章。“引言”部分提出了立论的基础,即政党政治遇到挑战是世界各国政治中出现的普遍现象。第一章阐述了政党长期处在被否定的地位,以及产生这种状况和至今仍然只被相当一部分人有保留地认同的原因,并对政党摆脱由此而产生的困境的途径进行了思考。第二章从政党的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描述了政党在党组织的结构、功能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第三章对政党由于党的意识形态特点而导致危机的情况作了分析,评述了各类政党为摆脱困境所采取的对策,特别对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趋势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危机进行了探讨。第四章通过对政党运作过程中金钱、权力所起作用的考察,剖析了困扰政党的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概括和评价了各国政党在寻找避免陷入危机的途径方面形成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第五章阐述

了各种政党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相应发生的变革,探讨了政党体制危机的实质。第六章在综合上述政党危机思考的基础上,对政党政治的某些一般性规律和政党运作中某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对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展望。

既然只是在政党比较研究领域进行的一个初步尝试,其不成熟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观点和认识上的片面性也肯定在所难免。好在本书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对所探讨的问题给予明确无误的结论,而是期望以此引起愿意对政党政治有所了解的人们的兴趣,特别是引起有志于政党研究者们的兴趣和争鸣,以共同促进此项研究的开展。所以,书中的不足之处,还是要请读者批评和谅解的。

本书凝结了许多人的辛勤劳动。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教授公务缠身,仍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改革出版社的金奇康、刘德旺先生对本书做了严谨、认真的审稿和编辑;中央党校的吴廷勇、纪庆、关国为等也为此书成书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作者在此要特别向他们致谢,因为没有他们的劳动,本书的出版就没有可能。

作 者

1996年9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受到生存挑战的政党

难以领到的出生证	(5)
政党：“不可避免的祸害”	(9)
政党与“寡头政治铁律”	(12)
应不应当接受政党？	(17)
政党的“原罪”	(20)
争得生存	(24)
政治学家的辩护	(27)
在批评中发展	(30)
几点思考	(34)

第二章 政党的结构危机

结构与改革	(41)
适应性：结构调整	(43)
三种危机可能和三种选择	(47)
结构不适应的衰败	(52)
俄共(布)：新型结构的政党	(55)
未被认识的转变	(60)
建设时期的革命集权结构	(63)
结构的逆向发展与危机积累	(68)
把不到脉搏的大夫和庸医	(75)

苏共改革与瓦解	(78)
政党“重负”的“泄气阀”	(82)

第三章 政党的意识形态困境

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由来	(90)
以调和求摆脱	(91)
进和退的二元论	(96)
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意识形态化”	(98)
意识形态转变的困惑	(100)
变化的双向性	(102)
意识形态多极化	(104)
“中间化”的意识形态	(106)
“中间化”的政党	(111)
“中间化”的结果：政党间的合作	(114)
中间化趋势的推动力	(117)
逆中间化的困窘和“冷战后综合症”	(121)
中间化：政党发展中的难题和机遇	(123)

第四章 金钱和权力的迷宫

扣住政党的“魔罩”	(128)
政党与金钱	(129)
政党与权力	(133)
顽固的分赃制	(135)
源远流长的政治腐败	(141)
意大利天民党的结局	(145)
日本的“金权政治”	(150)
能摆脱金钱的诱惑吗？	(152)
管住权力	(157)
未完结的探索	(161)

第五章 动荡的政党体制

政党体制概念的困惑·····	(165)
关于政党体制的分类·····	(167)
困境中的一党制·····	(171)
多党制没有危机吗? ·····	(174)
魏玛的教训·····	(178)
政党体制危机的渊源·····	(182)
谁能避免政党体制危机:对一党制的分析 ·····	(185)
谁能避免政党体制危机:对多党制的分析 ·····	(189)
探求摆脱政党体制危机的出路·····	(193)

第六章 政党的未来

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198)
政党危机与新技术革命·····	(205)
对政党政治的重新思索·····	(209)
绿党的启示·····	(215)

引 言

1991年8月25日是当代世界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这一天,苏共中央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挂冠辞职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宣布自动解散。于是,一个惹人注目的政治事实出现了:在这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苏共这个拥有近2000万党员、独掌苏联政权70余年的政治庞然大物,如同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下来,不但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而且在苏联国内也迅速土崩瓦解,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世界上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政党象苏共那样,其地位在一春一秋之间就一落千丈;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政党象苏共那样,其衰落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一些人对苏共的垮台欣喜不已。他们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二元论观点出发,把苏共的失败看作就是共产党政治的失败,也即共产主义的失败。因为佐证这种论点的,不但有苏共本身,还有与苏共垮台同期发生的东欧各国各原共产党的改旗换帜、更弦易辙。一些西方学者力图证明,社会主义同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共产党掌权是同现代政党政治格格不入的,唯有西方政党和政党体制才合理、永恒。更有热心者,醉心于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模式当作完美无缺的典范,介绍给那些在多党制迷途上徘徊的国家。不知不觉之中,便形成了一股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学习西方政党体制的浪潮;东欧各国自不待说,拉美国家也在军人政治屡屡受创、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正规的多党制;不但亚洲一些国家把现代民主政治同西方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等同起来,而且黑非洲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放弃一党制,允许多党竞争。如果非要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二元论的角度看问题,那确实可以说,越来越受到青睐的是“资本主义的”政党政

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

然而，一旦跳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二元论的框框，我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面临危机和挑战的，并非只是共产党，也并非只是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90年代的多事之秋很难说只是冲着社会主义而来的。把目光从苏联、东欧、中国转向发达国家，转向西欧、日本、美国，我们看到，那里的政党体制竟然也同样经受着不同寻常的考验，而且在有的地方，把这种考验叫做危机并不过分。不信请看：

在日本，连续执政38年，使其他政党与掌权无缘的自民党急剧衰落。日本从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自民党不可谓不劳苦功高。但是，正当自民党踌躇满志、要把日本由经济大国进而变成“政治大国”之际，政党体制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忘却了在野滋味的自民党发生分裂，并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未过半数而沦为在野党。

在意大利，一向以议会第一大党身份掌握实权的天民党，在1992年政治丑闻的冲击下陷入危机，虽苦苦挣扎一年，终因回天乏术，遂宣告解散，成立新党（新党取名人民党）。作为意大利政党体制另一根支柱的社会党亦未幸免于难。这两个党在1994年3月的大选中，在参、众两院的845个席位中加起来也不过得到87席，成为议会中两个无足轻重的末流小党。这一结果，使意大利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称意大利的“政治地震”。

在英国，本来十分标准的两党制也在逐渐地变得不那么典型。所谓“第三党”——除保守党和工党之外的其他政党早在70年代就已有发展。1981年从工党中分离出社会民主党，更壮大了“第三党”的阵容。1983年大选，以社民党、自由党联盟为主力的第三党在大选中得票30%，首次超过工党。1988年社民党和自由党合并为一，其后虽未改变执政模式，却已明显对长期以来的两党制构成威胁。

甚至在美国这样的政党体制平稳运行了200年的国家，政党

政治遇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被看得十分重要的。有位美国人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是我们的真正的国家。”^{〔1〕}正是因为政党的特殊地位，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对政党所发生的任何细小变化都特别敏感。早在1973年，小阿瑟·施莱辛格就不无忧心忡忡地感叹：“在美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政党一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基本工具。……一个人抛弃他的政党，就象抛弃他的宗教一样痛苦。但是，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到了70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2〕}施莱辛格所指出的，正是那种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淡主义。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在80、90年代的今天无疑是进一步加剧了。

在法国，在德国，在拉丁美洲，还有东欧、独联体国家、非洲等地，我们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观察到政党面临危机、困境、困难和问题的事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政党和政党体制发展到今天，正在遇到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只针对某个政党，也不是只针对某类政党，而是针对人类在发展政治文明中创造的政党这种政治现象。颇负盛名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预言，目光短浅的学者和政客们在为柏林墙的坍塌大唱赞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自由’的北美、西欧和日本，早已确立的‘民主’制度将面临内部危机。‘民主’制度正在进入一个决定性的年代。因为我们正处于‘大民主’——这是工业世界所知的唯一一种民主制度——时代的末期。”^{〔3〕}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从政党政治出现问题这种现象中，我们已经可以嗅到这种日益迫近的危机的气息。

政党政治正在遭遇挑战这一事实，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是否是一种偶然现象，并无任何规律可循？

如果是，为什么会如此巧合地发生在 80、90 年代？

如果不是，那么贯穿在这万花筒般变化之中的规律是什么？

它是意味着政党政治这种方式的过时，还是意味着政党政治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它意味着政党的作用开始削弱吗？它是政党走向消亡过程的先兆吗？

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是政党学者的一项基本任务。然而，这又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工程浩大的任务。政党政治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要在当今各国各类政党千变万化的动态中捕捉到它的实质，更又平添了几分难度。所以，本书并不设想对每个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作者看来，这本书与其说是要解答上述炙手可热的问题，不如说是想通过提出问题，促进思考。这种思考，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向前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就是作者动手写这本书的初衷。

注释：

[1]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60 页。

[2]瓦尔特·蒙代尔：《掌权者的责任》，商务，1978，第 183 页。以下注释在不引起误解前提下均略去“出版社”、“年”等字样。

[3]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267 页。

第一章 受到生存挑战的政党

难以领到的出生证

其实，政党遇到挑战远不是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情。恰恰相反，政党在世界上呱呱坠地，就被大多数人看成了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婴孩。

最早出现的近代政党是英国的两党。它们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新贵族势力的斗争中应运而生。当时，双方矛盾的一个焦点是在宗教问题上。以国王查理二世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为求得法国等国的支持，力图恢复天主教，并欲立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继承王位。而在英国革命中得利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势力则多为具有明显反天主教倾向的非国教徒和新教徒，他们对天主教徒持反对态度。1679年，反天主教势力代表在议会提出《排斥法案》，该法案称，约克公爵受教皇使节的引诱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助长了法国对英国的威胁，因此应剥夺其王位继承权。于是，围绕这个法案，便形成支持和反对的两大派别，也即英国最初的两党。尽管这场斗争反映的是新旧两个阶级的矛盾，政党本身却并未因此而变得高尚。双方互相攻讦，最后都落得了一个丑陋的名字：旧的封建势力被称作爱尔兰歹徒——“托利”党，资产阶级、新贵族派被称作苏格兰盗马贼——“辉格”党。而普通大众则仍然贬称它们为“朋党”(factions)。

如果说，英国政党的产生还只是受到冷落（例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洛克，虽然撰写出了《政府论》等传世名著，并同辉格党创始人沙夫茨伯里伯爵过从甚密，却没有意识到政党的存在价值，更没有预见到它的未来的发展）的话，那么，政党在美国的出现则引起了较为强烈的抵制情绪。

和英国两党不同，美国的两党，产生于在美国“建国目标”上的不同意见和主张。美国应当在 13 个相对独立、利益不同的州基础上建一个联邦国家。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认识一致的。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和自由，看法却出现了分歧。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国家权力应集中于联邦政府，主张对民主加以限制，以防民主变成一种轻举妄动。以杰斐逊为首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国家权力不应过分集中，要求宪法中全面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并各自宣传自己的观点，寻求支持。于是就出现了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称谓。联邦党人把后者称为“反联邦党人”，共和党人同样不客气地称前者为“反共和党人”。

两个党派的出现，在领导创建国家的领袖们中间引起了不安。华盛顿为独立战争中并肩作战的两位战友同室操戈深表遗憾。在 1796 年他卸任总统时所作的著名《告别辞》中，这位伟人诚挚地警告：“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他指出：“有人认为，自由国家的政党是检查政府施政的有效手段，它有助于永葆自由的精神。这种意见在一定限度内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君主制的政府内，爱国主义也许会以纵容放任的态度来对待政党精神，如果不是用赞许的眼光来看待它的话。但是在得人心的国家，在纯粹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中，这是一种不应受到鼓励的精神。……火是扑灭不了的；但要求大家都提高警惕，不要让它爆发为熊熊烈火，否则将不加任何警告便把一切都烧光。”^{〔2〕}

为出现党派而忧虑的不只是华盛顿。应该说，他的看法，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活动家和民众的观点。一个作者在一本名叫《政党的定义》的书中就是这样写的：“公共利益被两个在人数上几乎势均力敌的政党所操纵，这种局面必然是极端危险的。事物不应分裂成相互冲突的几部分，而是要团结一致，这才是真理。”^{〔3〕}不